

• 批判政策 • 檢討施政 • 分析政局 • 評介新政治人物 •

新政治家

NEW STATESMAN

鄒琳玲 社長
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發行



第一卷第八期要目

- 大局何以敗壞至此? 剛父
- 社會部是幹什麼的? 馬達
- 中共談條件政府能接受嗎 莊公
- 算國共雙方的命運 羊君
- 四國調處已臨攤牌階段 司徒敏
- 揭開白崇禧抗命之謎 馬抗
- 青年黨「出閣」——「入閣」 蘭石
- 立院聯合陣綫擊敗C.C.記 端木陽
- 俞鴻鈞由撤職到辭職側記 司馬
- 漲風聲中話戴銘禮 本刊記者
- 不倒翁谷正綱 焉之
- 滕傑與胡軌 浩然
- 蔣勻田尚能混水摸魚嗎? 白也
- 和談聲中憶梁漱溟 馬銘
- 丁治磐主蘇以來 焉之
- 徐州來客談徐州 焉之

徐州來客談徐州

本刊態度

不偏不倚，國地公開，反映各方面對某一問題之獨立意見。尊重各作者之言論，所發表者非不即代表本刊態度。本刊注重新政治人物與政策關係之分析批判，及政治新人物之介紹，以造成政治新風氣，促進國家新建設。

發行人：鄒琳雲

社長：馬星雲

總編輯：陸醒

總經理：陳靜之

發行所：新政治家社

南京林森路一七九號

電話：二二二八八號

總經售：聯合書報社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

電話：九四〇一七號

批銷辦法

- 一、歡迎批銷，停止訂閱。
- 二、現款批銷六五折，千本以上六折，寄銷七五折，郵費由批戶負擔。
- 三、出版前五天，即每月一日十五日預付批銷款項，並訂定批數者，照前定期價計算。

大局何以敗壞至此？

馬岳軍

政局演變至今，狂瀾逆轉，大勢將去，使人有「春夢一場」之感。

回憶年前，抗戰勝利，朝野歡騰，國共協商，上下興奮，曾幾何時，雙方翻面，兵戈相見，國軍以絕對的優勢，接收東北，直搗延安，國民黨雖欲以戰屈人，完成其武力統一的局面，而共產黨又偏不屈於武力，並且厲兵秣馬，埋頭苦幹，與政府周旋將近三年，中間由於政府在軍事上登峰造極之後，不思改革，不求進步，遂使軍事與政治，經濟和社會，日益走向下坡路，以致造成今天「敵逼都門，兵臨城下」的苦境。

孰令致之？誰使由之？筆者願以純潔而客觀的心情，檢討既往，俾供當局在和戰關頭中的參考。

第一缺乏大政治家

本刊第六期任景學先生論新政治家底風範一文，列舉政治家應具備的條件有六，一、容異己，能惜才而不忌才；二、採衆議，定見而無成見；三、淡泊無私，不要譽而忌妄取；四、堅忍不拔，真理所在，殺身以爭；五、崇尚節約，不姑惡取容，不議於物議；六、溝通政術，正其誼且謀其利，明其道與計其功；確是至理名言，民誦以來，政海人物，風起雲湧，人才衆多，自古未有，欲求符合上列條件者，除國父孫中山先生外，幾無一人，總理之偉大，在「公忠體國」，絕無私念。認爲天下是老子打來的，但天下並不是老子的。因此，他可以讓位於竊國大盜袁世凱，亦可單身北上與段祺瑞共商和平，一切爲了主義，一切爲了人民，個人的進退得失，毫不介懷，這種胸襟，有如清風明月，長江大海，使人景仰不止，其餘英雄人物，未嘗不想效國救民，實行主義，完成革命，但大都是個性太強，成見太深，

認爲主義之實現，革命之完成，非我莫屬，欲使主義實現，革命完成，又非鞏固權力，注重系統不可，這種見解既定，於是「先私後公」，「先安內而後攘外」的邏輯便應運而生，天下就從此多事了，因此北伐成功，抗戰勝利，國家迄未步上建設的坦途，就是缺乏大政治家的緣故。

第二派系操縱把持

由於感情和理智，由於歷史和傳統，任何政團，免不了派系的存在，但派系是好事，基於政見，不基於利益，國民黨有五十多年的奮鬥歷史，派系林立，勢所難免，在衆多派系之中，能影響當局者，僅有兩系，一曰政學系，以楊永泰爲首，在南昌新時代，楊以權術家的身份出現，利用當局欲求統一的心理，趁段直轄的波瀾，提高中央權力，此策執行後，造成當時內戰迭起的波瀾，影響至今，地方武力削弱，正規軍消滅之後，幾使政府可受之兵，二曰兩院系，此係陳果夫陳立夫昆仲爲首，他們利用特殊關係，打入黨中央，爲小組織，建立系統，排除異己，使國民黨忠貞之士，爲之側目，當時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諺語，足證其氣勢之盛，此兩系盤據要津，迭主中樞長達二十年之久。平日在政治上操縱把持，蒙蔽領袖，勾心鬥角，排斥異己，固主義於腦後，棄人才於廳堂，致使黨政腐敗，黨規充斥宇內，時至今日，政府成爲無能，領袖成爲寡人，後之史家執筆至此，其滔天大罪，實堪於天壤之間。

第三孔宋囊括財富，

國民黨有五十多年奮鬥歷史，有舉世稱頌的領袖，有博大精深之三民主義，本可復興中國，促進世界大同，但奪獲政權之後，將最有靈魂，最有價值的民主主義束之高閣，一切金融財政，委於資本主義巨頭孔宋包辦，此輩利用職權，翻雲覆雨，轉眼之間，全國民脂民膏，集於少數人之手，窮者極窮，致使資金外流，民怨沸騰，人心盡失，各界雖有清算索賄之本呼聲，但當局仍充耳不聞，讓孔財閥逍遙海外過其寓公生活，使欲助我的外國人士，亦為之不滿，今秋蔣經國以太子之尊，用打虎姿態出現於滬濱，舉世興奮，不料虎上孔令侃之徒，無法執行任務，悄然離滬，致使此「孤臣孽子」，抑鬱呻吟，記得立法委員羅衡先生在大會說過「共產黨用富人的錢，打窮人的仗，我們用窮人的錢，打富人的仗」相形之下，勝敗誰屬，已不待臆卜了。

社會部是幹什麼的？

剛父

讀「英國社會安全制度」後

美國羅斯福的新政，人們譽之為「居中偏左政」；英國工黨的社會安全制度，也有人譽之為「不流血的革命」。果真兩個國家都能徹底地認真地推行，共產黨便失掉了發榮滋長的溫室；同樣，也會逼着共產黨謀革新，求進步，向歐美學習政治上的民主。

倘能這個樣子分頭發展下去，世界文化是會漸漸趨於一致的；人類生活方式，自然也不至於歧異了。這或者可能是世界前途之路。

中國，說來慚愧，它本來有着這一方面的思想、哲學、主義和方案，然而，它只會思想，說話，而不會行動，很可惜，它辜負了它那橋樑資格，做美蘇文化橋樑的資格。這過錯誰負呢？無疑，社會部是難辭其咎的。這話怎麼說呢？請讀下文。

孔宋如此縱橫國，政權焉得不搖搖欲墜？

由上面三點看起來，大局敗壞至此，決非偶然，幸喜總統元旦日發表文告，自動主和，並聲明個人進退，絕不榮懷，這種態度仍不失為大政治家胸襟風采，值得國人嗚呼，如果在此國共討價還價之季，進一步宣佈下野，光明磊落，更足為後世效法，今後為和為戰，悉聽國人意見，至於國民黨今後是否從此「壽終正寢」筆者認為無須顧慮，國民黨尚有進步的三民主義，並有眼光遠大之政治家，如張治中，邵力子等，絕不至於湮沒無聞，最怕是數頑固份子，基於個人利益，笑諫苦勸，盲目反對和平，真正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戰既不能，和又不可，雖欲自殺以謝國人，恐怕已來不及了。

劉不同教授罵得好「挾黃金，送妻兒，逃香港，高呼戰爭，那個不會」；寄語平日「好話說完，壞事做盡」的政客和黨棍們，如果有天良的話，現在正是悔悟罪過，忍辱負重的時候啊！

英國社會安全制度，過去，在報紙上曾讀過一些片段，只是覺得人家政府的確可以說是已經替它的全體人民，從生到死，盡到了最大的責任。而且，也平均了社會的發展，尤其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新憲章的通過，可以說在英國社會發展的長途上又劃下了一個新階段。

最近，收到了英國新聞處贈閱的「英國社會安全制度」一個小冊子，以最高崇仰的心情讀完了它，對它更有進一步的，全盤的認識，它確乎是一個防止共產主義法西斯細菌的對症藥。

一九四八年七月，實行五項法令，就是：

- (一) 國民保險法 內分失業津貼，和疾病津貼，退休養老金，及喪葬貼補金，女子另有產兒和守寡的補助金；無父的兒童和孤兒也有津貼。
- (二) 家庭津貼法 該法，是一九四六年八月開始生效的。根據該法，除去第一個子女，每一個在學齡最高限度（十五足歲）下的兒童，或是在十

六歲後（到七月三十一日為止）仍在學校，或在專習的兒童，每週有五先令的津貼。

(三) 兒童法 該法對於因為某種原因不能和他們父母共同享受一個普通家庭生活的兒童，負有特別救濟的責任。

(四) 國民衛生服務法 它已逐漸接近了真正的公醫制度。

(五) 國民救濟法 該法，側重疾病或衰老，不能勞動，不能工作時的救濟。有此，始完成了英國社會安全整個的制度。

這五個法，除了衛生服務法，需要衛生部的協助以外，主要的責任，是國民保險大臣負。他們的保險部，在中國不就是社會部嗎？

三

說到這裏，也許社會部部長或其義務律師會說：他們有經費，中國沒有啊！

不然。他們的經費，一部出自國庫，一部出自社會保險基金，大部份是從所謂「流轉支付」(Transfer Payments) 中付出的。這種支付，並不影響國家的富源，此外，他們還有一個「差別稅」的制度，這項代價較大的部份，是由納稅較重的那

中共談條件政府能接受嗎？

馬途

些富人去負擔。如此：一個每星期賺五磅的人，在付去所得稅後還有他的收入百分之九十八的可以化用；一個年俸二千磅的人，平均就要納稅百分之四十；至於那些年俸一萬磅的人就要付出多至百分之七十七的稅。似此，他們在生活上，在物質的生活上，大體上是不甚懸殊的。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現象在英國是不會有的。

聰明才智之士，由於多服務之故，地位高，報酬厚，但也有着重大的貢獻，百分之七十七是為人的。似此，這才是真正的平等，才是漸進於經濟上民主的坦途大道。似此，又何必變成索門，變成

資產階級，叫人非刀放在領子上來鬥爭，來清算；再來一個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不可呢？

四

看看人家，想想自己。我面對着中山先生親筆書寫的禮運大同篇，不禁感慨萬千。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有「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呢？

社會部已經成立十年了！中國的社會安全政策在那裏呢？社會部是幹什麼的，幹了什麼呢？立法院，昨日曾有人注意到土地政策，認為它

是防止共產主義，同共產黨鬥爭的新武器，但是，誰會注意到「社會安全政策」。今天，政府當局對着「和」「戰」二字苦惱，殊不知自己不全全，站不起來，怎麼能談戰呢？不能戰又怎麼能談和呢？

今天，政府當局不想站起來就站起來了，如想站起來，非先確立社會安全政策，非先撤換那「尸位素餐」的社會部長不可。

今日中國，誰有資格做社會部長呢？最近發現了兩個人，一個是「三公八有」的人，如果人民投票的話，我這神聖的一票，是有所選擇的，放大炮的當然不會入選。

雙方雖攤牌 針鋒仍相對

自從蔣總統於元旦發表文告，聲明願與共黨言和，並提出和談得在國家獨立完整、民主憲政確保、國體法統維持、軍隊擁有保障、人民繼續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之五大前提下，開啓了和談之門，經過半過月的沉悶，中共在十四日正式發表聲明，提出懲處或犯，取消偽憲，廢除特約，依民主原則舉軍，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取消賣國條約，召開反動份子除外之新政协，組織民主政府，中央及地方政權由民主政府接收等八個和談條件，至此，國共雙方都算攤了牌。

中共的答覆，使沉重的空氣豁然開朗，雖然它的八個條件是與政府的五大前提針鋒相對，既嚴厲又苛刻，但祇要有條件開出，還不無可談之處，因此便大大改變了心情，又有了新的憧憬，希望雙方能够談一談。

張谷曾哭諫 林李亦堅持

直到除夕深夜在總統官邸召集了政府巨頭們再三商討後始告定稿，聽說那晚張道藩谷正綱對文告中「果獲和平，個人進退不足為懷。」的文句而痛哭失聲。在中共方面，此次的正式聲明也有一段波折，據說在石家莊中共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決定的，第三方面當時頗為反對，認為所開條件尚有商討餘地，否則顯得沒有誠意，徒增困難而已，尤其是第一點懲處或犯，為問題之點，但中共偏激份子如李立三林彪等則獨持異議，極力主張保持此點，而中

共的溫和派却情第三方面的意見，經過一場激烈的辯論後，最後仍照聲明原文發出，這證明中共對和談的態度，有兩種的看法及主張。

政府未表示 意見尚待商

政府獲悉中共反響後，至筆者執筆時止，殊為沉默，相信短時間內不致有所表示，因為尚待慎重研究，並須徵詢白崇禧、程潛、湯錫山、傅作義等實力派諸人的意向，始能有所決擇。筆者近日與政府要員接觸所得結果，反響不一，有認為條件過於嚴酷而無法接受者，主張打到底，反正不打也完，不是打下去或者有一線生機亦未可知，並且主張無論和戰均應由蔣總統來領導；有條件比沒有條件好，不妨一談者，其中如第一項懲處或犯係中共之要點，可能讓步，至第七點取消賣國條約，美國當能諒解，其他各點均無多大困難，萬一直接談判形成僵局，尚可邀請國際調處，美蘇態度至為重要，英法是以美國態度而定的，美國則須視蘇聯之反應，中共既已提出條件，莫斯科之態度即可明朗，美蘇雙方不致過於固執。

但一切尚在未定之天，依筆者的觀察，主和的人士為多，雖然最高當局有他的想法，輿論及民意不能不顧及，今天的環境似已呈「亂」無法再戰之勢，當需三思而行。「戡亂到底」與「革命到底」兩者極端的主張有此路不通的一天，現在條件已經開出，何可以討價還價，其中雖有距離，尚待國共雙方的讓步和大家的努力！

算國共雙方的命運

莊 公

政治民主，經濟平等，是當前的政治主流，誰能實踐它，誰就有前途，否則惟有同歸於盡。

新政治家編者，日昨來訪，並取出他那預擬的題目，硬要筆者幫忙一篇。我看了他那十大論題，連連搖頭，並連說：致謝不敏，無一敢應命者。他說什麼也不肯高抬貴手，放過筆者這一關。

他說：「你是一個哲學家，並且，新自杭州遊罷歸來，定多佳思。硬派你一個『算國共雙方的命運吧』？」

我說：「你閣下是一個唯物論者，何以硬派我為唯心派，而且硬派我為星相家之流的哲學家呢？」

後來，他笑了笑說：算命也好，展望也好，隨你便罷。」說着說着，他跑了。

一

事隔三日，他又來電話催過一次。無已，始將「算國共雙方的命運」一題寫下。熟視此八字——星相家算命要八字，這裏也是八字——啼笑皆非。

首先，筆者對自己的身世，便來了一個如潮湧的萬千感慨！

生不逢辰，不僅在中國，而且，是今日的中國。回憶兒時，父祖崇於夜間豆油燈下講長毛故事時，便已種下了厭惡戰爭的種子。

其後，便親身經歷了直奉戰爭，直皖戰爭。高中畢業的那一年，便曾震驚於什麼革命，而參加過

戰爭，在心理矛盾下混了一年。從此，下了決心，再也不拿槍桿子了，甯願意當一世的農夫或商人。但，最好是教授，或者什麼禮品文官之類。這仍是士大夫的根性，或者說是遺傳在作祟吧？士得志就是做官，不得志才是教書啊！

大學畢業後，一連又過了十五半年文武的生活，說來，豈不罪孽深重。今天，度過一、二兩次世界大戰，又瀕臨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度過了三四十年的戰爭生涯，前邊似乎沒有一個完，你說：誰人思念至此，能不擲筆三歎！

二

上面的話，也許有人認為它是閒話，其實，它何嘗是閒話呢？這不正是你所要了解的時代背景嗎？這不正是筆者所站在那裏時空之交的焦點嗎？說物，它是現實；說心，它是筆者執筆為文時的心情啊，請問：誰的文字，是純客觀的，而不受情緒，心理的影響呢？

基於此，而算國共雙方的命運，是難的。因為它有主觀啊！雖然，筆者自許是個自由主義者，怎麼能不向往筆者的父祖輩所過的農業社會，田園生活呢？又何況我了解的國民黨是個向生活了十幾二十年的黃臉婆，什麼屎尿屁的醜事都知道呢？至於共產黨，那只是一個受過俄國教育的女人，她自許是個美人，嫉妬她的，或者上過她的女人，說她是個醜婦，或者花柳病三期的臭女人！誰曉得呢？但，就事論事，展望他們的前途如次：

國民黨，病情複雜，而且，相當深。經濟改革，是他第一次的開刀手術。不幸，刀開的不徹底，限價太硬性，講價又太兇。沒有控制物資，只控制物價，以故搶購之風吹遍了中國；搶購之後，必然要有黑市，有黑市而講價，無異於追隨黑市。果爾，經濟改革便算是失敗了。

爲什麼當初不下大決心，而徹底開刀呢？或問：何如斯可謂之徹底。曰：土地國有，資本（包括金銀）公有，人民生活必需品，實行全面的配給制度。這樣，由於戰爭，一步跳上民生主義之路了。何以不做呢？這仍是吃了中國文化之虧——中庸，漸進；和上了中經倫理之當——裙帶關係，派系利害。中國國民黨是個倫理的黨，也是個講究四維八德的黨，於是乎陷泥淖而不能自拔了！

經濟改革失敗了，政治改革也來不及展開了，黨，壓根兒就沒有決心改革，那時，單靠幾百萬大軍，靠的住嗎？翻過了歷史，誰會見馬上得天下，而又馬上守天下治天下的？

國民黨的前途，你說的這樣悲慘，反之，必然共產黨勝利了。

不然，共產黨也沒有具備成功的條件，第一、他外傾，只能作第五縱隊，盡破壞之責；間或也可做兒皇帝，組織傀儡政府。但，其結果仍是失敗的，不是走狗，便是爲新興的第三種力量所代替的。第二、他只有社會革命的理想，而沒有政治革命的經驗。如果只給人民一塊黑麵包，而無自由時，人民是會再革命的。俄國不就是一輛前車嗎？

照你這麼一說，還不是漆黑一團，人類的毀滅嗎？但並不盡然。毀滅的時候，也許會有；但不一定是明天。

國民黨如能有大智慧，下大決心，拔出毒劍來，斬斷了情網，認真地實行民生主義——經濟平等，狂瀾仍可挽回。否則，只有與共產黨同歸於盡的一個命運，雖然，共產黨要遲一點失敗。但，明天仍是屬於人民的。這篇文字，姑且算個白卷吧！

四國調處已臨攤牌階段

羊君

蘇聯：可以考慮
 美國：尚待考慮
 英國：斷然拒絕
 法國：自顧不暇

蔣總統的元旦文告，透露了和平的曙光，久被戰火窒息的全國人民，頓時都感到振奮起來，從各方的熱烈響應來看：足見人心望和，已非任何力量所能遏抑。

由於人民需要和平，政府願意言和，於是和平之門大開，形成一種運動，這一運動的展開，目前正在逐漸擴大中，但能否達成預期之目的？這中間的障礙，此刻尚難預料，因為和平與戰爭，都是雙方面的，片面的努力，效果一定很微，不過從蔣總統的元旦文告和毛澤東的時局聲明來看：和平是可能的，所要討論的是技術問題，這就是說應該怎樣能使

成和平？現在和平已為國共雙方所一致認定的努力目標了，其間所差的，不過是國共雙方對於促成和平的原則，如蔣總統的五項原則與毛澤東的八項要求而已。

如何使國共雙方的「和談條件」互相接近？這是促成和平的關鍵所在，而要打開這重關鍵，辦法祇有二項：一是直接談判，另一是國際調停。就政府方面的行動而言，起初是希望國際調停的：自蔣總統發表元旦文告正式倡導和平之後，政府就積極展開外交活動，政府要員與蘇美英法四國駐華大使的非正式接觸漸漸的轉變為由政府正式咨請四國調處中國的內戰了，但要四國調處，似易實難，首先要看四國對於中國問題的態度是否一致？同時重心還是在於國共雙方本身是否都具有恢復和平的誠意？最近兩旬的外交活動的結果，已經證明四國調處少實現的可能性，我們

且看政府駐外大使傅秉常的訪晤蘇外長莫洛托夫，這是一個不很平常的會晤，當傅大使提出請蘇聯出面調停國共糾紛的要求時，莫洛托夫就以沉重的語氣發問：「美國方面對於蔣總統的元旦文告反應如何？」傅答：「還沒有反應」，「那末中國共產黨呢？」「也沒有」，「其時毛澤東的時局聲明尚未發表」，於是莫洛托夫就很簡截的問答說：「好，可以考慮」；蘇聯的態度是如此的。其次是美國的態度，美國一開始就表示「中國問題，美國政府已於前三年特派馬爾特使赴華努力斡旋過了，但是所得到的結果又是怎樣的呢？所以現在對中國政府請求美國出面調停國共糾紛一事，就美國政府的立場而言：此事尚待考慮」。

蘇美兩國，一是「可以考慮」，一是「尚待考慮」，語氣顯有不同，可是英國的態度却更為不同了，英國對於中國的請求，非常的直截了當

「英國政府認為必須遵守莫斯科三國外長宣言的精神，不干涉中國內政」，這回答覆，無異是斷然拒絕中國的請求；至於法國，目前為了越南問題正在大傷腦筋，自顧不暇，對於中國民地的糾紛，自顧不暇，對於中國民地的糾紛，當然無法接受的了；四國的態度，已經充份證明中國政府所存種種努力的白費，直到目前為止；美國官方的態度，竟已進一步地表示「不干涉中國內部的紛爭」，而蘇聯的報紙對毛澤東的時局聲明隻字不提，尤其其態度的冷淡！

四國調處一事，已經此路不通，但和平是中國人民的一致要求，在中國人管中國事的大原則之下，國共雙方的直接談判，已為必然的趨勢，日來張治中在力子等將赴延安與共方謀直接談判之說，甚為實際，但結果的這一舉措，或者可能實現，但結果如何？仍難逆料。依據一般的觀察在國共直接談判之前，如能使第三方面人士先行出而折衝，則和談更易順利進行，不過過去第三方面民主同盟各主要人物，現在都忙着參加新政協，怎樣使這些人物在新政協中為目前的和談問題盡最大的努力，則要看政府的另一種政治的手腕如何了。

揭開白崇禧「抗命」之謎

司徒敏

許多巧合的事連在一起，便形成一連串似假似真的傳說，但傳說是變不起事實的考驗的，事實還要發展下去，我們不妨拿事實的演變來判斷本文的正確性。

在徐州大會戰揭幕的前夕，據說最高當局會議，發生隔膜的流言，就被一般愛聽謠言的人所樂道。「和談」機望的時候，白氏又連發兩次電報給蔣，白崇禧將軍擔任指揮官，但遭強拒，於是白氏與中...緊接着徐宿會戰的軍事失利，平津危在旦夕，統，報聞盛傳白氏的兩次電文都是「到時局有所建

「抗命」，而恰在白氏的「抗命」之後，曹錕接獲了
 兗且支告，溫學和平，之後白氏又致電曹錕，這
 曹錕三次的電文，內容都未露骨，於是一般人又推
 測到白氏的電文措詞對中央頗為美觀，甚至說該項
 電文中還有「曹錕總統出巡」的字句，就在這些謠
 言方興未艾的當兒，又發生「和槍械」、「和槍械
 」、「和銀元」的事，再加上沒有應召入京，於
 是白氏「另有他為」的傳說更是如大燎原，一發而
 不可收拾。上海有幾張報紙對這些傳說，都以「空穴
 來風，決非無因」，的語氣來加以渲染，於是白氏
 「抗命」的謠言更獲得滋養而現了。

該如共產黨的廣播：在目前值得重視的人物近
 有傅宜生，白健生，程頌雲以及青海的馬鴻逵等家
 室數人。因為他們現在還擁有相當雄厚的實力。而
 傅白二氏，尤其善於經營，地位，目前天津易手，
 北平被圍，塘沽危如累卵，傅宜生的十餘萬子弟兵，
 已經很少用武之地，而江漢之地的桂系軍隊，則
 越立如山，白氏的聲望，在今天當然是野馬目的
 了。加上許多巧合的事，連在一起，於是有的說白
 氏「抗命」，有的說白氏「教促蔣總統下野」，有
 的說白氏「要聯合桂、湘、贛、川、粵等五省向共
 方局商議和」；五花八門的傳說，不一而足。
 為什麼在時局急轉直下的緊要階段，會發
 起這麼一連串「謠言」的謠言呢？我們如果仔
 細的來觀察長成這一謠言的因索，那末對於那些製
 造謠言的人，除另具討論之外，便不能不加以顯說
 了，因為：

第一、白氏最近的言行，是很可注意的，如曹
 錕接獲元且文告前後的三次電報，「三和」事件
 ，以及為何不應召入京？其實這一切都沒有絲毫「
 神祕性」在內，先說電報：前二通的電報，為白氏
 對曹錕就中述不能分憂的惶悚之意，字裏行間，對
 於解決當前危局的意見，自然是真分委辦的說了一
 番，但措詞是相當平穩的，等到曹錕接獲元且文
 告之後，白氏便致電表示難處之忱。其次是「三和

」，中央接獲二十九軍軍長陳明仁的槍械及一部份
 糧食自前運京途經武漢時，這氏華中軍總指揮軍事
 萬分緊急之際，曾呈准國防部特設空軍部先行應急
 的指令所引起的一些異常微小的延誤，至於「銀元
 被劫」，那是軍事消息傳播為尋求安定人心穩定全
 國起見，電報、電音、電音、電音，後者不說「和」
 ！而白氏之不能應召入京，是因為武漢地處軍事緊急
 急，白氏是地方負責者，當然分不身，何能應召
 生，程頌雲、馬鴻逵等也並未應召入京，並非白氏
 個人如此；而蔣接見白氏左右人士稱：白氏強調和
 平是有之，「獨立抗命」，即無其事，但這一切
 ，在沒有分析清楚以前，一般人便拿來作為捕風捉
 影的根據了。

第二、一般人認為白氏「非池中物」，過去
 白氏助李宗仁治桂，便採取自衛政策。去歲助李
 宗仁被選副總統，又有「進言」之舉，而在國防部
 長任內，對於不得志，以白氏的雄才大略，不能一
 展抱負，「待時而動」的心理，驟不能說必有。也
 不能說必無，目前正處於政局變化的大轉變時代，時
 勢造英雄，白氏或許想幹一番轟轟烈烈的「英雄事
 業」也說不定。基於這種心理，才上前述種種舉
 動，自然容易使人發生許多揣測。

第三、正當謠言漫流的時候，張軍忽然有鄂湘
 之行，和白程二氏據談時局，結果是「地方與中央
 在和戰問題上一致」，不知是中央不放心呢還是基
 於其他原因，張軍的訪問白程二氏，大大的加深了
 一般人心底的疑雲，同時南京中央日報社論也特別
 強調「戰國要總統領導，和更要總統領導」，似乎
 是在呼籲地方的步調應與中央一致。政府的這種舉
 措，又怎能不引起一般人对鄂湘的動向發生疑問呢？

一方面有與上海方面爭取「領導權」之嫌，同時還
 以乎這可能是白氏所支持的，因為地方人民團體的
 發表意見，最低限度應徵求地方負責者意見，但
 現在時勢不同了，白氏雖是華中最高領袖，且
 遠近一方的軍政大權，但誰不能說他的部屬民重
 ！更何況今天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和平，白氏又怎
 能橫加阻撓？不過，在一般人對此尚未有清楚瞭解
 之前，產生種種傳說，也是勢所必然的。

從上述四點的分析來看，那些謠言的不足憑信
 ，已甚明顯。一月十五日白氏在漢口招待各界的茶
 會席上，對各方所傳播的謠言，即會逐一加以解釋
 ，面對和戰問題，論述尤詳，他「三和」和平不
 不可伴致，應認可或始可和，能戰始能和，應能
 數以求和，勿忘和而忘戰」，同日南京的中央日報
 社論即以「勿忘和而忘戰」為題，將白氏的意思加
 以發揮，文中並引述居正的談話「湖北人的主張與
 中央決沒有兩樣」，從這裏便不難窺見中央與白氏
 的步伐，正在步步趨進，並沒有隔阂或相左之處。
 華中將領的態度，現在已經發露見日，一切的
 謠言，均已不翼自飛，製造謠言的人，不外乎
 兩種，一種是「企圖」的，不過無論有企圖也
 好，沒有企圖也好，謠言終究敵不過事實的，從這
 裏我們也不難看到今日地方與中央對於統一和平的
 意念，是沒有分歧之點的，今日全國人民惟一的希
 望，也就是希望地方與中央在這一共同的意念之下
 ，齊齊一步伐，向爭取和平之途勇往邁進。

歡迎投稿

歡迎訂閱

青年黨「出閣」入閣

馬杭

假使把青年黨比做一個女人的話，那她可珍貴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青春已逝，年老色衰，幾乎快要被她的丈夫遺棄了。

大家還記得三年前「政協」時期，青年黨算是出足了風頭，可不是嗎？那時除了國共兩黨以外，它自稱第三大黨，一言一動，足以影響大局，在「民盟」中亦為巨頭之一，國民黨再三挽留用盡方法，論婚嫁談聘禮才達到懷抱裏，正式入了閣。於是青年黨招兵買馬，廣徵黨員，準備大幹一番。可是這三年來，事與願違，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話也傳說回來，自己太不爭氣，難怪別人要輕視，要嘲笑。大部份青年黨員都不願把身份暴露出來是事實，也許提起青年黨三個字不大好意思，說穿了，彼此藉青年黨之名無非換一張飯票而已。

行憲以後，青年黨局勢已變，等到孫科標榜「舉黨一致內閣」的時候，該黨的命運已決定大半。既然要舉黨一致，又要巨頭，青年黨沒有希望再有所發展，勢必出閣無疑。在太子孫科的原意是際此國家千鈞一髮生死關頭的當兒，內部政見必須統一，而且要以巨頭相號召，政令政策得以推行，人心得以收拾，青年黨目賭此種情形，知道事情不妙，忙向外界聲明，繼續入閣與否，靜待黨內決定，一面擺出姿態，工商農林兩部準備移交，同時，該黨在京巨頭先後赴滬，以待政府反應，並舉行集議，籌商對策。孫科在滬醫治足疾時，曾請當黨徵詢青年黨入閣之意，民社黨仍是那一套，決不入閣。徐傳霖當時對當黨這樣說：

立法院聯合陣線擊敗CC記

蘭石

立法院院長孫科已拜命組閣，副院長陳立夫亦已被邀入閣，成為巨頭內閣之一員，於是正副院長均告出缺，經過一陣激烈的爭奪戰以後，勝利誰屬，業已揭曉，童冠賢劉健羣終於坐上了立法院正副院長的寶座。

許多人覺得非常奇怪，立法院正副院長竟會出了冷門，這是什麼原因？原先吳鐵城陳立夫不是競選的風聲很大嗎？為何又一入閣了呢？其中實然包含了一段曲折的經過。

當孫科為最高當局點到名，而半推半就地出來組閣的時候，吳鐵城與陳立夫都一致答應他，為他打氣，異口同聲的答允幫他的忙，但是內心裏吳陳兩氏各有各的打算。吳固然是想競選立法院長，亦何嘗不作如此想法，論實力，民主自由社係以吳為中心人物，人數在二百人以上，陳所領導的則為

救的悲號，想以此引起黨局的憐憫，才使當局注意及此。在孫科原來的內閣名單中，青年黨祇給一個或二個空頭政務委員，隨後大家覺得這樣做未對青年黨太難堪，斟酌再四，算給一個部及一個空頭政務委員，工商部當然是捨不得的，結果留下了一個農林部，農林部當然發展到現在，農林部有什麼用？這不是擺擺樣兒，成爲一種高級品罷了。青年黨有苦往肚裏嚥，不幹，後面這一大堆青年黨員的飯碗問題怎麼辦？在無可奈何的心態下，接受了這個入閣的邀請，其內心之苦悶與苦痛，不言可喻。

人選的決定，該黨認爲農林部還是左舜生吧？只得再事更動。青年黨內人員，一致覺得左比陳勝天搞得更好，陳雖然當了幾年部長換來了一個虛名，但是袋子裏却空空如也了，這錢費極無問題，不過話也得說回來，陳對青年黨經費之籌劃與供應，這功績不能說不小，黨內對他此點相當滿意，但他屬下之黨員，時常發生不大不小的毛病，以致影響黨譽，大家攻擊他用人失當，聽說陳將去台做寓公去了，還有空頭政務委員，并不重要，落在林可儀的身上。

對青年黨如此處理，有人說政府有點辣手，其實在當局也有一套想法。過去爲爭取美援，所以才擴大政府基礎，給他們分一杯羹，如今美援已甚渺茫，反正也幫不了什麼忙，索性變動一下。能够留到一個政務委員，平心靜氣，政府還是厚道的。青年黨自己也知道，既已參加了組閣，再要變卦，也無法變了，這真是一種悲哀。

今非昔比，青年黨也許有美人遲暮之感吧！

革新俱樂部，亦雖有二百人左右，旗鼓相當，不分高下，當時一般人預料必有一番廝殺，雙方連日大擺筵席，請客拉票，大顯身手。吳軼城有一次在國際聯歡社宴客，酒酣耳熱，他便起立致詞，他說：「我本來不想競選的，各位既然這樣看得起我，一定要我出來，那我非競選一下不可。總統那裏，我可以說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其聲勢之壯，由此可見。

有一個時期，陳立夫曾在競選與不競選之間徘徊甚久，他也知道今天有許多人都說C.C.非常討厭，立法院中的情形也沒有兩樣。依照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法的規定：副院長如欲競選院長，必須先辭去副院長職務方可。因此他的苦悶便出來了，萬一競選院長而告落選，不僅掉脫了一個副院長，同時也把吳軼老得罪了，再說與自己的頭面也有關係，不參加競選吧，實在不服氣，而且眼着着可以到手的東西，不能輕輕地放過這個機會。

以實際情形而論，吳之獲選較陳有把握，當時種種起見，許多人承認。C.C.所控制的革新俱樂部，亦深知此點，但政治上的鬥爭，是不估計這些的，明知難，也要做，總比戰要好，也許會有一線希望，何況尚可用種種的方式以分散對消對方的力量。譬如革新俱樂部曾放出空氣，要指出羅頌來捧他上台，羅為民主自由社之有力人士，風頭頗健，人緣亦好，如此分散吳的一部份票數，造成內部牽制糾紛。民主自由社也就將計就計，索性要羅衝出來，結果凡是投票的票全部轉到章冠賢的名下去。

後來局勢一變，吳陳兩氏先後入閣，遭情形當然完全不同。吳陳的入閣，也盡了迂迴之能事。孫科在最初，就堅邀吳軼城入閣，吳即其他幾位巨頭如張羣、翁文灝、張治中一樣的態度不願担負責任，祇允從旁協助，這在吳氏顯然是一種推託，主要的目的在競選立法院長，孫知道吳的企圖，但為了使內閣巨頭化起見，死拉硬拽不肯放鬆，一定要他入閣，最後吳軼老得無法推辭只好答允下來，但附帶的條件除了對光輝的行政院副院長不表滿意，必須另兼一個部，孫已允許給外交部由吳兼任外談，孫當然是絕對歡迎陳能入閣，便直接探詢陳的意見，不意陳堅不入閣，仍從旁協助那一套官冕堂皇的老話來對付孫科，孫知事情不妙，非要另想他法始能成功，索性直捷了當的去見蔣總統，要蔣總統強拉陳立夫入閣，如不答允，大有不祖國之勢，蔣總統遂把陳喊到官邸，說明情形後，請陳以命令語氣要他入閣，在這種情勢下，陳再有理由也不管用，惟有聽命一法，如此陳與吳之後，也就入閣了。陳以立法院副院長之實，換來了一個空頭的政務委員，其內心的苦悶與牢騷不難想像了。

陳相繼入閣，立法院正副院長均告出缺，於是立法院中第二三流人物紛紛活動，準備競選，如章冠賢、程天放、劉健群等皆是。有一次，在國際聯歡社歡送孫陳兩位正副院長宴會席上，如未來之正副院長人選，民主自由社，革新俱樂部及青年團方面立委所組織之新俱樂部立院小組，共同非正式協商舉行了一次假投票，結果票數非常分散，院長以前冠賢四十餘票最多，副院長為劉健羣，重係民主自由社人物，劉係新政俱樂部巨頭，兩方面合作的結果，把C.C.擠了出來，一正一副，得其所哉。假投票選出後，聞吳軼城曾為此赴貴州路官邸晉謁蔣總統，表達立院多數委員對未來正副院長人選的決定，確請蔣總統對章不表同意，劉已不其原因為章資望不够所致。吳向大家透露了這個消息以後，民主自由社的同人當然是不十分高興的，吳對此事亦感到相當困難，但一一致決定推舉章冠賢到底，一面連絡新政俱樂部，通力合作，無論如何要把章劉選出來，有好多委員已領到疏散費準備疏散的，也停留下來，甚至把飛機票火車票等當場撕碎，以示決心，吳軼老也對大家說過這樣的話：「我雖然已離開立法院，但在精神上，仍為民主自由社忠實之一員！」

革新俱樂部一着情形不對，便暗中拉程天放大肆佈置和活動，如競選不到院長，副院長弄上一個也可以，等將來徐國再起，目前限於情勢，祇好退一步作如此之佈局。但是萬萬料不到蔣總統在國民黨中政會中提名李培基為立法院院長候選人，副院長候選人仍為劉健羣，C.C.大勢已去，猶不放棄。由於民主自由社及新政俱樂部緊密的連系與通力的合作，章劉兩氏，報告當選為正副院長，章殊倖倖然落選，程天放也覺得可惜！

C.C.在立法院中雖遭受了極大的打擊，但潛勢力依舊存在，這次正副院長的爭奪，却顯然是全部失敗了。

年前，徐堪正和他的幕僚們搞那件黃金兌存徵收平衡費名堂的時候，俞鴻鈞却一聲不響的批准了上海公教人員兌存黃金准予依照原存兌辦法，每人准兌一兩，掉句俗語就是拿兩千元換一兩黃金！這作風可以說是俞鴻鈞生平第一

俞鴻鈞由撤職到辭職側記

端木陽

俞鴻鈞獨斷

孫哲生受窘

一身兼孔宋兩家門食客的俞鴻鈞

平生雖庸碌無奇，但那種毫無突兀，鋒芒不露謹慎從事的特長，實構成了八面玲瓏的姿態，更由於多方的連繫，自然形成了十年來中國經濟政治史上

上的紅人，但是却不料這一回栽在自巳同門的徐堪手裏，從中央銀行資產元換一兩黃金！這作風可以說是俞鴻鈞生平第一

身兼孔宋兩家門食客的俞鴻鈞，自然形成了十年來中國經濟政治史上

次，到了他十幾年來一貫謹慎的作風，事也並沒有商議的便以總裁身分來問「可」，但也不以為怪事，這是俞鴻鈞給徐堪這老頭子一點顏色看。原來參與酌收平衡費這樁機密，副總裁劉汝明有份，小西行經理嚴銘禮有份，而身為央行總裁的俞鴻鈞却沒有份，你道令人可惱不可惱？

於是老俞一怒之下，開了上海公教人員一條天高地厚之恩。其後事情也就算過去了。孰料上海公教人員這樁美事，早已傳遍遠在上海六百里外的都門，都門大小文武百官七十幾個單位，早就瞪着眼睛看這樁美事了。

平衡費加收後第一天兌存黃金一兩的價額是六千六百〇五元。黑市是八千五六。都門百官作着援例上海的美夢，想拿兩千元來換八千五六的好事。大利所在誰也不甘落後，依據在國民大會的決議，一下子聚了七百多人到政院去鬧孫開揆，他們的理由是：「同為公教人員，何以厚於上海而薄於首都。氣勢汹汹，其中還加雜着老牌立法委員；其次，各機關代表們屢次請願於財政部，財政部總是

推三搪四的不肯爽快快的答覆，真不得已才來政院請願。」孫科一看人數衆多，不可理論，於是答應「放棄星期例假的休息，也為清苦的公教人員服務。」一頓米湯，使各代表滿懷感激與興奮而散了。

徐堪施妙計

撤查又議處

當天夜裏孫科便召見了徐堪，商談這件傷腦筋的事情，自然財部方面當場煩惱都是由於鴻鈞惹起來的，倘如他不准上海的公教人員，首領又何以鬧出事來？如果允許了首都，杭州、武漢、廣州、長沙那個地方沒有公教人員倘如都不收平衡費，財政部這份收縮通貨的拿手戲又怎麼唱法？那麼這點黃金不用平衡了，乾脆包給公教人員算了，這是何等的大事？

附耳一聽便決定了次日政務會議上的妙着：給公務員一點小甜頭，為了體念軍警公務人員生活困苦，特另案按調整待遇加發一月薪水，即日實行，其外并決定，全國性的待遇調整，跟着又議決了：請願兌金絕不准許，廢止滬上公務人員集體兌金辦法

，更嚴禁公務人員聚衆請願，違者按戒嚴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切實執行。至於執行不當的滬集體兌金責任人俞鴻鈞，予以撤職查辦。

在政務委員決定俞鴻鈞撤職查辦命運的時候，徐堪財長去接電話，事後徐堪很抱歉的說：「若不來來電話，怎麼也不能通過這讓人家難堪的案子啊！何況大家都是熟人！」誰知道徐堪兩個人賣的甚麼？

撤查俞鴻鈞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總統府，總統馬上打電話給孫科，說這件事尚有對酌餘地，不可莽莽從事，於是乃又重新變更為「中央銀行辦理軍警公教人員存兌金銀，京滬兩地辦法分歧，殊屬不合，應派員澈查議處。」一文令含混異常，且不具名可謂匠心之作，這一來俞鴻鈞的千金面子總算保住了。

當夜，徐堪去澈澈查，俞鴻鈞便匆匆來京，謁見了總統便提出：「受命以來，無日不兢兢業業力圖報効，茲因病疾未痊，體力日弱，深恐長此就位，貽誤要公，理合呈請辭去中央銀行總裁職務，俾資調養！」的因病辭職呈文，並且爲了表示意志堅絕

，在京門只帶留了一天，便匆匆回滬，立即接見劉汝明、李立侯、林學塘等，面囑趕辦移交，同時央行各部門也奉命積極辦理移交，俞鴻鈞就這樣的一氣丟紗帽。

接臺覆寶樹

就爲了一股氣，惹出來一場轟動京滬的大是非的俞總裁，受了這回意外的打擊，自然感到事不易為，不過他認爲他之所以「辦理公教人員集體存兌，純係同情公教人員的清寒生活，並且相信給予公教人員便利，比較便利於實牛套馬爲合適。」他對他存兌金銀事宜的心境，說：「不計功過，但求心安。」

膽小的人，爭不得氣，玩不得花鏡，要不是這回俞鴻鈞自己出壞了，誰又能撼動他呢？他這一走，算是給公教兌金演了一場春燈花月落夢，誰誰來接他的後台呢？自然爲了今後時局與經濟金融的連繫，還得走孔宋的路線上人物來擔當是最必要的，劉攻雲升格恐怕不可能成爲事實，但宋子文手下的第一紅人魯實和却是最有希望的候補了。

漲風聲中話戴銘禮

司馬

金鈔狂漲另有文章

自從上海外灘兌換金銀慘劇發生後，滬上年內唯一陳屍七具的血案乃又牽動了這個不健全的存兌金銀方案，跟着財部便以顧重秩序保障人命，用杜

奸人搗亂妨礙政策實施爲理由，分電各承辦存兌銀行暫行停兌，於是這倒一折三波的金銀存兌，在每人三月一兩的辦法實施才不過三天之後，馬上又遇到另訂存兌手續的階段了。

存到限制五兩，從五兩而又限制到一兩，從一兩而又須另擬新花樣，自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始以來，皇天法堂堂明令，已經屢次三番五次的改過來又改過去，老百姓固然莫知個中究竟，政府胡塗裏裏的甚是驚藥，可是掌舵的人們又何嘗有一定辦法呢？只爲了當局這樣措施無定遇事慌張，於是把一月來平穩的物價，由於市場滬上黃禍的悲劇變成扶搖直上脫類而出，好似一匹無野馬，隨着金鈔

市的一馬當先，到那之間自上海領導着漲風突起，京滬一帶市場上的空前漲風，於焉暴起。

京滬兩地早有預聞

漲風起後，物價便面臨着考驗新閣的階段，徐可亭會同兩雪曾調總統，孫院長在陵園官邸也接見過財長，現在唯一的關鍵，就在於金銀存兌的改善方策上怎樣去努力爭取市場上的動向，可是唯其因為內中另有難以告人的秘密，於是漲風便一發不可遏止。

被聘為徐可亭顧問的戴銘禮究竟貢獻了甚麼樣的錦囊妙計呢？經過了幾多的考慮與核計，戴銘禮終於提出了酌收平衡費這一辦法，當時財部智囊團大都認為事屬可行，乃由徐可亭機動的提出於行政院而獲通過，於是戴銘禮大功告成。

這正和當初財部發言人所說的完全相反，酌收平衡費不是在提高存兌額在作啥？於是財部負責人不再發言了，代之則是新聞局沈昌煥的發表，「行政院決定存兌金銀增加平衡費之原則，顯為消弭金銀兌換價格與黑市之距離，使黃牛黨無利可圖，間接達到消滅黑市的目的。」能消滅了黑市的黃金價格嗎？自然不可能，戴銘禮這一妙着並非是打擊黃牛黨，反之倒足給黃牛黨造更大的機會。

笑笑聲中話戴銘禮

主要說來這次漲風緊要的關鍵，就在於酌收平衡費的「預先有聞」。

現任聯合儲蓄銀行總經理和身兼財部的顧問戴銘禮，是在這一次財部改善存兌辦法修訂上參與機要的主角之一，來去匆匆電訊頻繁，京滬之間對於市場重要的措置關係異常，而這次漲風是從上海掀起的，風傳中央銀行會伸出相當的巨手，這裏的蛛絲馬跡會有道路可尋出來的。愈是財部發言人公開聲明存兌款額決不提高，愈是黑市金銀呈直線的上昇，最主要的是辦法頒佈前數日為最甚。

還是曹錕令人所關切的事實，看過戴銘禮過去的工作，沒有不生連帶作用之想法，這位曾作過上海投機市場中的經紀人，以其投機拍吹的天賦本領，從走進財部的大門，由科員而科長而司長的平地風雲，僅十年錢幣司長的寶座便奠定了儼然南方金融界巨子的地位。利用職權和全國商業銀行勾結加入空股牟利，抗戰勝利戴銘禮又負責接管敵偽時期各商業行莊的登記，自然進了若干勝利財，直到百塔王出長財部，戴自知不易立足，於是安排了小四行首腦的寶座一走了之。

整制改革他和蔣經國鬥過氣，當上海銀行界遵照財部緊急處分的規定，將所有外匯金鈔解存中央銀行時，他首先聯合各商業行莊一面拒絕繳存，一面企圖將全部資金流入香港，不圖蔣經國作風厲

害，竟使戴銘禮不得不在徐柏園嚴格執行商業行莊持外幣金銀遞存央行政策之下，順勢轉舵而乖乖的繳存一部份資金，這種不得已之舉，於是又賜給他一個參與存兌改訂的機會，再展其神通廣大的手法。五年前的金潮案尚在巴了未了之際，操縱金融抗不繳納黃金外幣遞存公案猶新，誰能保證這位來去匆匆的戴銘禮不在其獻黃金存兌新辦法之千鈞一髮的間隙裏，不轉其他的念頭？他是徐可亭唯一可稱為心腹之人，一般人多誤認他是屬於宋子文派系的食客，其實那是錯誤的，戴銘禮是經過徐堪一手提拔出來的後起之秀。

像這樣一位工於心計的人，自然處處要找工於心計的機會，現在貴為財部的顧問，位部長的内室，財部的大機大密，那一棒能逃過他的手心？而且那一棒徐可亭不要和他商談而參與變幣？想起過去有些商業銀行資金，在折合金圓只能合一塊多錢的老數得意傑作之往事，真有些令人對國家財經大策不寒而慄。

倘如要儘量的作如斯之貢獻，再益以長袖善舞的手法，豈止令人關注而已？又豈止引起關係方面注意而已？只是官商不能列在并肩兒輩機密，因為那是一棒對於國家，國民最有利害影響的一樁事。如今這場漲風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天知道有多少人在漲風裏笑了，但還有多少人在漲風裏哭呢？

不倒翁谷正綱

本刊記者

孫科受命組閣之初，因為有「巨頭內閣」，「一黨戰鬥內閣」，和「榮譽和平內閣」之說，人們開始對它無不寄予希望。因為：不拘戰，或者和，孫內閣都是有力的，今後戰也能戰下去，和也有的像個樣。然而，人選公佈以後，人們又無不大失所望。

除了仍是走馬燈的一套換來換去仍是那些人以外，看不出什麼新的跡象。政策是人決定的，你能相信主戰派的人物能主和嗎？所以，我這裏仍然側重了人。

談到人，尤其女做官的人，他們多半是相信命運的。不是大運十年，谷在戰前，是留俄的學生，改組

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部長，旋即改組行

便是某個部位配合某一位的十二年，你查一查國民黨人物史，那一位不是十幾二十年的在走鴻運。本文明說的谷正綱，也不例外。

谷正綱，貴州安順人，不僅一門三傑，谷正倫，谷正綱，谷正鼎；而且佔有貴州五大砲之稱，五砲，谷氏佔其二，此外則為劉健羣、張道藩、黃宇人。

派的健康。抗戰初期，谷任三戰區副視同司令官的政治部主任，以在逆精衛在南京上演的傀儡戲，粉墨登場後，中央恐谷有近水樓台，立即參加之處，雖然谷並不是怎樣了不得的人才，可是也把他弄到了重慶，因為有大谷的關係，二谷與三谷，正式加入了C.C.

似乎是二十八年吧？谷正綱做了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部長，旋即改組行

政院，官運亨通，一坐便是十年，還寫文字便算是谷的十年頌吧。

谷這十年來的一帆風順，今天總算是跌跌撞撞了，不備是特任官十年，而且，由貴而富，自然不在話下，但以其是大砲故，還沒有人向他開過砲。洋房子多少幢，尙是有形的，有限的，這一筆爛賬要查也無處可查了！

這一個十年政績，試問：積極的社會保險政策建立了沒有？再問：消極的救濟，活了多少人？活了以後都做了些什麼事？政治上的事情，是要開結果的，不能像小孩子還互似的，濶出去就算。

黃埔四期二傑

滕傑與胡軌

吾之

在黃埔四期，四期二傑之名，是不在話下的。

今天，這一傑在東京，以軍政紅人的姿態出現了，記者略知一二，不能不寫幾句。

一、滕傑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然而，在國民黨看來，谷這樣人物，還算是能買哩！不然，為什麼人換，而惟獨谷是不倒翁呢？一坐便是十年呢？是一池水，十年不動它，不也會臭了嗎？人才不流，人才不進，這恐怕也是國民黨致命傷之一吧？

谷，是留俄生，學的是「的克推」派，他在家庭內是「王」，不用說了，單舉一例：誰見過部長夫人？據說：部長夫人當年還是滬江大學的校花哩！全屋裝飾，貴為夫人便不准出大門了！嫁給一座洋樓，一部汽車，這也許正是某些小姐太太們的信條呢！

谷初長社會部時，該部職員給它起了一個綽號，叫紅球，因為他來了，人們說掛紅球了；走了便喊紅球落了，因為當時重慶警報以紅球為記號，紅球的起落，象徵了警報之意，社會部的警報，只有某人的來稿。由此亦足見其地位之一般了。

有人說：谷正調是改組派，何以說是C.C.呢？因為改組派由於汪逆而不敢再打出來了，凡是沒有參加偽組

織的，後來都變了，大多數變到C.C.內部去了，今天，人們說谷是改組派地下組織的頭子，今天是寄生在C.C.體內，明天，可能借屍還魂，這一切可能性顯然是甚高的。現在小谷繼陳立夫當了組織部部長，今晚的暴風，誰敢說呢？

不倒翁結構於C.C.是省主席二弟。組織部長，無怪乎其不倒了！國民黨之有今天，大部份是吃了這倒倫理的虧！今天的王朝是某些新貴族的王朝，無怪乎人民不太關心也！

「一葉知秋」，由於谷正調的這一倒，還不夠體感的嗎？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滕傑，廣東新興人，早年主黨，曾任第一軍團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和談聲中憶梁漱溟

白也

一、梁與北大

梁漱溟，當初考北大而未取，後來一發憤做了北大教授，這誠然是不平凡的開始。

梁之所以能有此，主要的是他的求學精神與成就。梁治的是佛學，其大成就就是「中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

政治協商告吹後，梁下了兩大決心，第一是再不看報，第二便是重治哲學，他認為國共的衝突，美蘇的矛盾，都是文化問題。這一點，筆者也有同感！

二、梁與韓復榘

這一小標題，好些人乍看，一定覺得奇怪，認為梁是一個學者，韓是一個軍閥，梁韓有什麼淵源呢？這由於人們只知道梁是鄉建派，與魯陽初、孫伏園輩，共同幹過河北省定縣的

村治實驗工作，而忽略了他那鄉建派的由來。

鄉建派的得名，是由於梁做過山東省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縮寫而來。那時，山東便是韓記天下，因此種下了梁韓這一段淵源。這一段時間，梁并且還學了韓的作風，每晨必有朝會，每會必有朝話。「朝話」已由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可以復按。此外，「鄉村建設理論」一書，及「鄉村建設綱領」也是把梁捧上鄉建派領袖的關鍵。

三、梁與平劇

梁是一個道貌岸然的學者，然而內心是熱烈的，記者在廣西桂林會過他，他們知道他就是廣西人嗎？不僅這樣，而且還是桂林人哩。

民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梁在桂林結了絃，當時佳話遍傳。男的是桂林籍了絃，當時佳話遍傳。男的是桂林籍了絃，當時佳話遍傳。男的是桂林籍了絃，當時佳話遍傳。

命，女的也是一個教育家，時正執教於桂林師範學院附中，是一個年逾不惑的老處女，所以說他自己是一個「不設防的城池」。由於他這句話，林敬儒教授了一付對聯，其文曰：「師大帥垂帳受經，太璞而今成玉琢；得天女散花謬法，名城從此固金湯。」

接着，大家又要梁報告戀愛經過，梁說：「很簡單，我同陳女士（樹葵）是會長作忠之介紹認識的，認識以後，我住穿山，她住六合路，相距至少有三里路，也會一度想學過少年，但飲茶室，電影院不相宜，後來，有一天我去六合路看電影，她就要送我回穿山，因此有了一段散步戀愛，但，我又送她回來的時候，半路上下了小雨，未帶雨具，祇好在路旁小廟內躲避了一下，好像御碑亭內一樣，兩向無言坐一時。」

很幽默，很有風趣地結束了這一戀愛報告，但，賓客們仍不滿意，於

是乎要他唱戲，說他既然提到御碑亭，一定會唱戲，他拗不過大家，又答應了，於是演天壽的姿態，站起來唱了一段：「保鏢路過馬蘭關」，所以，我標了一個如上的小標題。從此，他便開始了政治上的保護生活。

四、梁與民主同盟

民盟，初成立於香港，當時的名稱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時在民國三十年六月。其目的，據其自稱是：「調停國共糾紛，促成民主團結」。三十三年十月，該同盟在渝開會，始改組「中國民主同盟」，而取消「民主」二字，藉以吸收個人。村治派或稱鄉建派，自始至終，都是梁漱溟作代表人。民盟解體前夕，梁是同盟的副會長，後來，由於內部的分裂，梁也厭倦了吉普車上生活，始一氣而去渝，從新再鑽入故紙堆中，不問世事，而且，連報都不看了，熱的快，冷的也容易。

今天，和平之聲再起，梁似乎又成了新聞人物。誠如報端，特就所知，略述如上。

丁治磐主蘇以來

馬銘

丁氏主蘇三月，一切尚待開展，當前時局艱危，如何支持小康之局？就要看丁氏的魄力了。

丁治磐之治蘇，在一般說來，是一個冷門，但人，在資歷聲望上遠勝於丁氏的，也大有人在。而為什麼會出冷門呢？江蘇到底不失為一個首省，雖最後會落到丁氏的頭上者，據傳說有很多的因素，然蘇北的局面是如此的緊張，但對於這一席逐鹿的，而尤其是參謀總長顧祝同氏的推薦，白吉蘭中將以

從丁氏的履歷上看來，他的出身很平凡，而是一個苦幹出來的人，並且平日為人作事，都很沉着，決不急功近利，所以他能扶搖直上，而在歐戰無期中坐上了全國首省的主席寶座，受顧總長的器重，並且還得到美方人士的愛戴，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他從天津南下，接篆江蘇時，一般人對於他手下的副廳長名單的猜測，大有莫測高深之感，尤其

是當時有誰傳黨團勢力，分治江蘇的消息。大家都不得不興奮了一陣子，但尚未有多少時候，終於名單揭曉，原來團的方面只有一個顧希平長民廳，但顧還是顧，班的頭兒，其次如奚的財廳，是宋系人物，洪鈞培的教廳，也是顧的路線，祇有建廳的錢振榮，原是丁氏在天津時的總務科長，可以說是系老部下，至於說到秘書長徐道鄰，他是由政學系提名的，是學者，中央近來雖然時常起用學者，但學者是否善於做官？祇要看他在台時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

省府下其他的處長，可以說是一個都沒有更動，有一個傳說：當初中央早有把各省府緊縮的消息傳得很盛，當時連顧希平的舅子徐銓想弄個社會處都沒有成功，因有五日京兆之感，就此擱淺了。

丁氏到蘇以後，真所謂生不逢辰，正在丁氏多難之秋，建樹固然談不上，連王懋功在蘇時的小康局面都不容易維持，蘇北局面是日趨緊張，省財政上又遭逢到了極度的困難，當初王懋功主蘇時的被攻擊之點為粉飾太平，但他那時候的確能够粉飾，現在令人苦悶的是想粉飾也不可能粉飾了。

丁氏到蘇以後，給新聞記者第一個印象就是「守時運動」，使一般在鎮江混新聞的記者「老油子」大感痛苦，所以在新聞報道上給他的反響並不好，但也不敢貿然的攻擊他，有許多事情，大家保持心照不宣的場面。他帶來的幾個廳長，除了顧希平在鎮江的官形比較熟悉，行政上也有若干經驗之外，如奚炎原是銀行出身，洪鈞培原是當法官的，錢振榮領工兵，而又一向是做總務的，對於行政經驗都並不熟悉，地方情形及中央方面的上級聯絡情形，都沒有王懋功那付班班子兜得轉了。雖然經歷上不及丁氏的這付新班子，但終於都是在宦海浮沉中滾過來的人，所以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一點上，還能應付裕如。

丁氏主政二三月來，欲與欲革之處還沒有來得及做，始終是爲了應付搶購、商店罷賣、流亡學生

、學潮、難民，以及蘇北的軍事問題，江防，以及其他的種種瑣屑問題，弄得一個不良於行而又具有學者色的徐道鄰疲於奔命，而丁氏又是個不善行政，提督分府負責的人，所以至今在省府的公文稿紙上，始終沒有看到過丁氏的簽名，徐秘書長祇在主席的下面，寫上一個代字，弄得大家也羣起仿效。當丁氏主政之初，第一點他表示決不大批更調廳處的人員，他當初有過四句口號：「我無私人，盡是私人，我有私人，盡用私人。」意思是說：你們這批王主席移交下來的公務員，現在雖不是我的私人，但是我用長下去，也就成爲我的私人了。這種安撫之詞，當然是相當漂亮的，後來終於更送了一批從天津帶下來的人員。

第二點，丁氏對省府部屬第一次的訓話是在中秋佳節的早晨，他第一個喊下的噱心是先從員工福利上着手，但兩個月來，福利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每員從原有的三斗三升糧俸米之外，又加了二斗二升糧米，但還是照八一九限價時的米價算錢的。至於部屬同仁殷切盼望的一批布，這原是王主席時由省臨參會攻擊後得到的一批獎金布，約有八百疋，有人會經計算，單以省級廳處配發，每人約有四丈五尺，後來左右有人提供意見，這批布如果一次發給，恐未福利一項就沒有有了。不如把布標價賣掉，把錢作爲永久的福利基金。丁氏就含糊的首肯了。但正在此時，却想不到給省級的附屬機關知道了，也要求主席平均分配，但想不到人員擴充到十倍左右，每人只好拿個三四尺布，有何用處？這一拖，據說已移給省保安隊製冬季制服了。

此次中央遣散眷屬，發了兩個月薪水的遣散費後，因爲顧到了實際上的不够用，又發了職員一千元，工役三百元，於是僅祇一縣之隔的鎮江省屬機關，公教人員大家亂轟轟的鬧着要向中央看齊，但鬧之又鬧，最近總算有了一個答案，就是發眷屬遣散費一個月，如要自動辭職的，可以再發一個月的遣散費，但遣散師出無名，並與中央功令抵觸，只

好不動諸公文，與中央的堂而皇之的發二個月及一千元之遣散眷屬費，却大相逕庭了。這兩點，也可以說是丁氏對省屬廳處員工的福利了，丁氏蒞蘇三月來，實在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真是生不逢辰，與錢閣之在任期間一樣的倒楣，現在又要積極預備省府在必要時的出訪事件，中央的應發費雖已下來，但數目實在太可憐了，僅有一個月經常費的三分之一，現在已發到各廳處了，以職員的人數決定，多則一二萬，少的祇數千元

得誰呢？總算比天津好得多了。

丁氏蒞蘇以來的精神當然是苦悶的，但還能想得誰呢？總算比天津好得多了。

如果他現在還在北方，當此平津高潮緊張的現在，當然也是同樣的不會有什麼舒服出來，他雖有着西洋作風，但在中國舊環境還沒有提議之前，恐怕很難有適當的調劑因素足以使丁氏發現。

（上接第十六面）

不微同意的給你一張借條把東西借去，也不注明哪一部分及其籍，即便注明了我這能去找他要嗎？這是一碼滑稽的契約。」說到這裏他深深的嘆口氣：「反正老百姓是難做啊。」

請 批 評

請 訂 閱

請 介 紹

徐州來客談徐州

姜 姜

十二月二十九號，一個剛自徐州逃來的同學來校，大家對他的脫險，都感到極度的興奮，這原因並不是說我們是同鄉，而是因為我們都是在徐州撤過來的。他洗了洗臉，抽枝香煙，呷口茶，便很激動的開始談他在徐州的見聞和逃出的經過。

「徐州自會戰後，人們都像在鼓中一樣，對外圍的軍情，和京滬人士一樣，全靠華東剿匪部之戰報和報紙上的消息，不過關於黃伯綽兵團被圍我這需把徐州的傳言來說說，黃兵團原在運河東海州西一個地區；商邱撤退後黃部亦奉令西撤，按其行軍速率言，撤回徐州原很從容，不料馮部突變，在他的轄區內，共軍沒有發槍便佔領了賈汪柳泉，斷了黃之歸路，當該軍渡運河時，會被共軍一個措手不及的襲擊，死傷甚重，同時黃部還需要處理馮部未投降之官軍的收編，行軍率大減，故渡過運河，剛行至嶺莊便被包圍了。張克俠是馮的參謀長，何基豐是他的副司令官

，二人早有降心，當別人把眷屬向江南疏散時，他倆反把家小由南京接回賈汪。此次故意使馮和劉峙不睦，借馮一氣赴徐理論之際，便散佈流言云司令官被扣，其部從聞知均甚憤怒，復加張何之煽惑，遂叛變，事後許多官兵雖得知其中真象歸來解了。聞京滬盛傳黃邱不和，邱坐視不救云云，依我所知全然不確，黃被圍後邱即由西線調至東線解黃之圍，而劉伯誠集中主力攻下泰山廟直撲機場和市區，當時李彌兵團已調至柳泉一帶，城內空虛，人心大亂。邱兵團回師徐州亦來不及。於是夜裏出動五十架飛機，以「原子榴」(老百姓起的名稱)把泰山整個燒光了，共軍稍退，黎明邱兵團趕回在泰山附近佈防，造成徐州東南國軍大捷，此後邱部不能離開徐州，乃另調李彌解黃之圍，北邊防地由警備隊民團接守，但是黃兵團已死傷殆盡，黃伯綽見部從均亡，恥於隻身回徐，因而自殺，對

於黃將軍之死，市人無不悲痛，因為黃部紀律之佳而戰鬥力又強，為數十年來所僅見。」說到這裏他稍微停一下吸口煙。

「以後戰事便南移了，三十號「徐報」尙載徐州四十華里內無共軍。下午便有點不對了，街裏住的軍隊全都收拾行李，十輪卡滿街都走。到了半夜東北有槍聲而且很近。有許多家被少數後走的國軍叫醒了說：「我們現在走了，願走的快些走，街上槍聲吧，省得便宜共產黨。」街上大亂，我躲在家裏動也不敢動，天明槍聲仍未停，也不敢上街，十二點鐘左右槍聲停了，纔敢到街上站崗。街上不多，也沒有車和軍隊，十分淒涼，下午一點左右，街上來了許多雜牌兵有的穿個軍衣上身，有的乾脆是便衣，都是拿的衝鋒槍，這就是共軍。在這二十四小時內，大家好像作了一場夢，徐州像換防似的移手了。街上沒有警察，東北角火光衝天，至晚方熄。第二天街上熱鬧起來了，新

市長周林(中央合作金庫一職員)發表談話，各機關未走之職員不得離開，代理其主管人員辦交代。人們都很自由，我聽說母校——江蘇學院起火燒光了，便跑去看看。他把煙蒂丟掉，喝口茶，便又繼續下去。

「石頭圍牆上滿是洞，大樓只有一個山牆尙在立着，十四個教室，十三個辦公室，圖書館閱覽室閱報室全完了，臭氣衝天，大樓和教室間廣場中心的堡壘旁有幾具國軍屍體，寢室也燒光了。武夷新村，三元新村，教授住宅尙還完整。學校旁賣糧的老李告訴我，這裏會激戰過。經過是這樣的：學校內住的是杜學期指揮所，當一號夜裏國軍主動撤離而尚有二連兵未出學校之時，共軍地下工作者三百餘人進攻大樓，國軍守兵裏那箇大碉堡，共軍在樓上架起機關槍，以大樓相接的兩個廁所和理髮室自治會辦公室為根據。雙方相距三十步，共軍喊着「投降吧老李！」國軍罵着問：「媽的，你們是那部份？」「共產黨，老新四軍！」「老子們是新五軍，專打你們新四軍。」於是展

開激戰，手榴彈機槍打成一片，後來共軍跑到樓上，居高臨下的打，國軍一怒用燃燒彈把樓下層打着火，幾百個共軍全燒死了，國軍也死了幾個。我們學校徐州最高學府——江蘇學院，就這樣完了。」

「發電廠沒有破壞，新買的一部發電機完整的放在院裏，因為機師不在，所以尙未發電。第三天，共軍開始推行政治工作，組織保甲，街上小一點的生意都閉門了，路旁滿是地攤，許多未能跟國軍撤退的榮軍，沿途求乞，慘不忍睹。誰說共區裏沒有叫化子？所聽中學已開門，郵局電報局均已開始營業，職員大部還是原班人馬，共軍派去工作的不多，據他們說共軍薪水很低只够一人吃。十一點左右，我離開徐州，坐上到淮陰的大馬車(同行的有七十餘輛)。走了二天纔到國軍區內，地面上還平靜，夜裏也走人。一路會經過遇共軍四次檢查，沒有要身份證，只檢查身上和行李中有無其他東西，金圓券金銀都要沒收，看見你有一件好衣服或用品，便

「發電廠沒有破壞，新買的一部發電機完整的放在院裏，因為機師不在，所以尙未發電。第三天，共軍開始推行政治工作，組織保甲，街上小一點的生意都閉門了，路旁滿是地攤，許多未能跟國軍撤退的榮軍，沿途求乞，慘不忍睹。誰說共區裏沒有叫化子？所聽中學已開門，郵局電報局均已開始營業，職員大部還是原班人馬，共軍派去工作的不多，據他們說共軍薪水很低只够一人吃。十一點左右，我離開徐州，坐上到淮陰的大馬車(同行的有七十餘輛)。走了二天纔到國軍區內，地面上還平靜，夜裏也走人。一路會經過遇共軍四次檢查，沒有要身份證，只檢查身上和行李中有無其他東西，金圓券金銀都要沒收，看見你有一件好衣服或用品，便

「發電廠沒有破壞，新買的一部發電機完整的放在院裏，因為機師不在，所以尙未發電。第三天，共軍開始推行政治工作，組織保甲，街上小一點的生意都閉門了，路旁滿是地攤，許多未能跟國軍撤退的榮軍，沿途求乞，慘不忍睹。誰說共區裏沒有叫化子？所聽中學已開門，郵局電報局均已開始營業，職員大部還是原班人馬，共軍派去工作的不多，據他們說共軍薪水很低只够一人吃。十一點左右，我離開徐州，坐上到淮陰的大馬車(同行的有七十餘輛)。走了二天纔到國軍區內，地面上還平靜，夜裏也走人。一路會經過遇共軍四次檢查，沒有要身份證，只檢查身上和行李中有無其他東西，金圓券金銀都要沒收，看見你有一件好衣服或用品，便

內政部登記證警國字第四三六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江蘇郵政管理局執照三四一號

上海分銷處：

中國書報雜誌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每冊售金圓券八元

主人 姜 姜

八元